

命运三部曲之二

# 玛丽娅

刘章高 著

一部东方的「茶花女」

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命运三部曲之二

# 玛丽娅

刘章高 著

一部东方的「茶花女」

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玛丽娅 / 刘章高著. — 北京: 中国言实出版社,  
2017.12  
ISBN 978-7-5171-2238-8

I. ①玛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86278号

出版人 王昕朋  
总 监 制 朱艳华  
责任编辑 张 丽  
出版统筹 胡 明  
责任印制 佟贵兆

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180号加利大厦5号楼105室

邮 编: 100101

编辑部: 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甲1号

邮 编: 100088

电 话: 64924853 (总编室) 64924716 (发行部)

网 址: [www.zgyscbs.cn](http://www.zgyscbs.cn)

E-mail: [zgyscbs@263.net](mailto:zgyscbs@263.net)

经 销 新华书店  
印 刷 三河市宏顺兴印刷有限公司  
版 次 2017年12月第1版 2018年5月第2次印刷  
规 格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32 8印张  
字 数 200千字  
定 价 45.00元 ISBN 978-7-5171-2238-8

# 1

一个普通的村庄，坐落在崇山峻岭的脚下，土墙土瓦，一百多年未改容颜。

村前一片沃土，层层如梯。田外一条小河，上下三十里，流入天波湖。

村名“马鞍”，天生的马背形，村坐凹窝。

虽近河，但每每湖水上涨，村落高枕无忧。除河边两三层田，大部分庄稼可保收。马鞍村的人看着别村常被水淹，很自豪：“不要嫌俺土屋村，俺是山清水秀的鱼米之乡！”

马鞍村进山可打猎，下河可捕鱼，粮食可自给，富不起来穷不下去，平静自然地延续着世代香火。

民国将尽，马鞍生了个马崽。马崽的爹打猎被老虎吃了，骨头没剩一根。

马崽从此仇虎又怕虎，还怕饿虎下山进村找食物。村里家家户户都养狗，除了打猎，也好晚上有甚动静“汪”几声。



马崽没读书。十岁就跟着村叔去打猎，又想碰到猎物，又怕碰到猎物。碰上了，大人有的打；怕碰到，担心大人也对付不了。大人不让他摸铳，怕走火。他就紧跟着狗，瞎钻。

每有猎获，大人分他一股。马崽吃的山货比猪肉多，猪肉一年吃不上三五次，野兽可吃几十次。娘每次做野味时都说：“崽呀，你一肚子的飞禽走兽，所以才长得里格健壮。”

十七八岁，马崽也敢独立试着扛铳上山了。一次，马崽打猎没打着，抱了个虎崽回家。大人吓一跳，“你是卵头上磨剃头刀，有崽就有娘，幸好没碰到母老虎。”马崽说：“老虎吃了我老子，我也要让它断子绝孙。”

马崽正要对付虎崽下手的时候，看到虎崽如家猫一样可爱，又这么小，便舍不得下手，它也是一条命啊。再说，它又没吃我爹，甚至它的娘都没罪。留着跟家猫做个伴吧，窜来窜去也挺好玩的。

哪知养虎不比养猫，虎生性要吃肉。马崽到处找肉喂虎崽，自己不吃给它吃。晚上把它关在笼子里，生怕跑了。养了半年，虎崽有小狗般大。个大量也大，马崽不想失去它，相处久了有感情。马崽为养它焦头烂额。

马崽下河捞鱼喂猫，猫被虎崽吃了。马崽疼心疼肺的看家狗，也被虎崽吃了！虎崽看着马崽：伸长舌头卷舔粘在嘴边的鲜血，似乎意犹未尽……

娘见状大惊失色，一把扯开儿子：“赶快杀掉，杀掉！”

马崽还是有点犹豫：杀吧，太残忍；不杀吧，栏里的猪，母子



的命，都怕难保了。

他终于懂得：兽就是兽，天生的本质改不了。

马崽操根棍，准备以打狗的方式收拾它。虎崽一看阵势不对，先下手为强，一个箭步扑向养育恩人。马崽猝不及防，身一撤，躲过它的袭击。虎崽身轻矫捷，秒钟转头，又杀个回马枪，锋利的爪子像铁钩般抓来。马崽用棍一挡一扫，虎崽前脚折回，带走马崽肩上一块肉。马崽仰面一跤。虎崽刚有挫势，见状张开大口，又迎面扑了下来。就在那尖锐的虎牙快要碰到马崽脖子之际，马崽沉稳地用双手一掐，像铁钳般的把虎颈死死掐住，越掐越紧……直到虎崽全身溜软，瘫在自己胸膛上。

马崽摸摸肩头伤处，想想气起，又朝死虎颈窝补了一刀，也怕它假死。

猎人都知道虎崽一身宝。马崽见虎血流淌，一下扑下地，嘴巴对着流血的刀口，像喝红酒般吞吸着……

马崽从地上爬起来，嘴圈一片虎血。他抹一把，看看红掌，咧着嘴巴笑笑，又摸摸鼓起的肚皮，眼睛格外放光，显得非常自豪。好像在说：你们敢吗？

娘把虎皮缝了一件背裕，常要儿穿着，说：“避邪，保佑你长命和平安。”

马崽穿着虎皮衣，白天黑夜想到哪到哪，什么都不怕。虎是王者，真的壮胆。

冬天下河踩鱼，脚在冰冷的水里一浸半天，冻得没有知觉。一



铁叉下去，把自己的脚背当鱼了。提“鱼”起来，痛得钻心！马崽一狠手，把叉从脚背一抽，血水一大片……看看鱼叉，三叉的倒刺上还勾着碎肉！

马崽渐大，野性渐张，人亦强悍，浑身上下有使不尽的劲。出气无细声，开言如洪钟，大吼一声似虎啸。村人背后夸他：“一拳打得虎死，一卵禽得狗死。”没人敢与他对抗。虎皮青年成了这一带独特的标志。人们送他一个绰号：马大炮。马崽竟然很喜欢这个撼天震地的名字。不久，没人叫“马崽”，全称“马大炮”。

马大炮看上了本村的马兰，而马兰才十六，刚初中毕业。

依山傍水养育的马兰，像杜鹃花一样灿烂。上山砍柴，下畝栽田，捞草养猪，爹妈叫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一脸阳光，似熟非熟中洋溢着少女的天真和可爱。

马大炮踩好了点，趁马兰夜半熟睡时，从窗户翻进厢房，按住她的嘴巴，强行把初春含羞的花蕊采了……

马兰不好意思说出去，说出去了以后怎么找婆家？马兰跟姆妈说了，姆妈又悄悄告诉了爹。爹爹一听发了疯，拿把柴刀要去砍人！姆妈说：“你不是他的对手，俺全家绑拢也敌不过他。”

爹说：“好，那我现在就去告他，让他坐班房，八辈子都没有的强奸犯！”

马兰的爹爹抑不住，气得捋胸！在堂前转来转去，最终还是提着刀蹿进马大炮家，劈头一句：“你是现祖宗的世！正好搞运动，我





一定要去告你！”

马大炮原先还想抵赖，这一看老叔动了真的，知道抵赖的话根本别出口，面上脖子上还有马兰的抓痕，马兰身上床上还留下了自己的罪证，随便一上报，班房坐定了，遂笃地一跪：“叔，您剁了我吧，我不还手，我罪该万死。”

马兰爹看这小子突然蔫了，平日那么骁勇，阎王老子都不怕，今天把颈向我伸得长长的……他独子一根苗，坐了罪他娘还有活吗？他进了班房我女儿就得到偿还了，就好意思在世上过？马兰的爹恨不得自己去跳河，造孽啊，这样的丑事怎么就进了我家？

马大炮跪在地上不起来，忏悔地说：“叔，我明天自己去坐班房，就是死在班房里也不怪你们。请让我跟马兰赔个罪。”

马兰爹脑子一片空白，什么主意都没有，重重地“唉”了一声走了。

当晚，马大炮垂头丧气像个罪人似的提了一包东西溜进马兰家，说：“马兰，我不是故意要害你，我是真心喜欢你。我怕你突然哪一天被别人订走了，所以就占下了你的身子，占下了就是我的人……我犯法了，明天我去坐班房，今天来给你赔罪。我走了，你找个远点的好人嫁过去，我的心就死了，死了，我也不想活着出班房……”

马大炮哭了，很伤心，很绝望。一肚子的话说不清，只好摇摇头，向马兰一跪：“对不起，妹妹，我今生就这样了，欠你的等我下辈子变牛马，随你鞭打和使唤。”



马兰刚才还怒气冲天，转眼又到房里抹鼻子去了……女孩子心软，听说马大哥要死在班房里，陡然有些舍不得。小时上山砍柴，总是马大哥帮我捆，帮我拖下山。九岁时捞猪草，被竹竿缠草拉下了塘，幸好马大哥路过，连衣跳下水，把我救了，他自己喝了一肚子水。他那时也不会游泳，不顾自己的死活，只想救我的命。

马大炮在厅堂解开包裹，跟马兰爹妈说：“叔，婶，这是我娘给我缝的虎皮背褡，我不带走了，我没有更好的东西了，送给马兰避避邪，保她一生平安。我娘说，这是我外婆给她妆嫁的玉镯，也给马兰妹妹，她也算是做了我的一趟媳妇，你又那么爱她，也不知以后你能不能找到中意的人，又当一点安慰吧，儿子伤她了。”

马大炮不管对方受不受，把包裹打结扎紧，放在桌上。转身向叔婶下一跪，叩头赔罪：“对不起了，对不起了……”缓缓起身，向门外走去……

马兰在房里静静地听着厅堂的声音。这时，急步出来：“你不要死。”

四人都愣住了，全看着马兰。

马兰说：“你想想看，你死了，我穿着你的虎皮衣，戴着你家的玉镯，哪个男人受得了？你这不是让我守一世的活寡吗？！”

四人全哑了。

马兰又说：“你自己不去投案，我在外面还是清清白白的红花女；你一去投案，我还有脸面在世上过吗？”

马兰两句话一出口，马大炮的脚忽然钉在了地上。



马兰爹妈是聪明人，女儿说的全是理。

马兰爹重新理一下思路，说：“等一下。大家都不要尽往死路上想，看看还有没有活路。”

马兰妈把女儿扯进房里，絮絮叨叨一路说来。末了，劝女儿：“这个闷心亏俺也不要白吃，他崽里也不错，算是马鞍村里有担当的人，干脆做他(老婆)算了，反正现在也没书读，初中毕业全部回家。”

女儿一脸通红：“我还小。”

“现在只订一下，过两年再出嫁。”

女儿不说话。

不说话就是同意了。

那边，准备坐班房的人听老叔说有一丝松动，眼睛即刻放出求生的光芒，“叔，您说，我该怎么做？”

“你去跟她说。”叔眼睛向女儿那边一射。

马大炮异常拘谨地走近马兰，头也不敢抬，语言却是很坚决：“只要你不恨我，我就愿活下去！如果你答应到我家去，我保证对你好，一世都不打你不骂你，让你做享福的女人。”

马兰不说话，只用心听。

马大炮怕她不相信，又补一句：“别看我像大炮，从今以后，闹(毒)人的不吃，犯法的不做，不让你担心。”

马兰回一句：“今天说的话要算数。”

“算数。如有违反，化骨扬灰。”

爹说：“哼，我要剥你只皮！”

马大炮再不敢动马兰了，直到两年后把她娶进门才当作了私人财产。

这私人财产太出众，又漂亮又有文化，觊觎的眼睛没少过。要不是马大炮强悍，主权绝对要被侵犯。

贫穷的年代，运动中不要乱动，马大炮的寄托就是美丽的妻子。床上生活其乐无穷，阅尽人间春色。

马兰很快在土屋里生了马丽。马兰咬牙箭脚时，“哇”的一声婴儿来到这个崭新的世界。接着就是挖命地哭……

马兰问：“是男是女？”

接生婆说：“先困下去，后爬起来。”

马大炮凶她一句：“你不是从娘肚里钻出来的吗？没有女人有世界吗？困好，我就喜欢困。”

马丽出生就是个美坯子，丹凤眼，双眼皮，小酒窝，面相像



娘。身骨粗长，传爷。传爷好，如牛似虎，健健康康依顺长。

虽然运动轰轰烈烈，但马大炮不怕：阶级凿硬，出身文盲，闹人的不吃，犯法的不做。什么派都不上，俺不懂，俺就只管老娘和妻儿。

别人举着旗子跑，马大炮一心作田种地，你“抓革命”我“促生产”。清早起把水缸挑满，好让娘做饭。晚上抱着马兰睡。有空，把女儿架在肩上“喔喔喔”。无肉吃，铤缴了，那就下河捕鱼。早晚中午哪怕一丁点时间也不浪费，下河就没有空手回。没有油，河水煮河鱼，有时和辣椒小煎，又鲜又香，一家老小其乐融融。

农村也要一日三敬：早晨出工前，午晚二餐前，对着画像，“万寿无疆，万寿万疆……”

马大炮讲实在，心里惦记着分分秒秒，肚子又饿得咕咕叫，情不自禁地说笑了一句：“跟拜菩萨样格。”

聚在坦场出工的几十个人都听见了，笑笑，不以为然。

三天后，马大炮被传进大队，运动队长一声大吼：“把现行反革命捆起来。”

马大炮东张西望，还以为捆别人。哪知五六个人一齐上，只消几秒就把自己捆得严严实实！

“你搞错了，我什么时候反革命了？”马大炮不知哪里打雷哪里落雨。

“没错，你就是‘现反’。”那队长斩钉截铁。

马大炮拼命挣扎，嚷叫着：“你不能冤枉人哪，都是一个村的，



哪……”

“住口！叫叫叫叫什么，你自己犯了王法还装什么糊涂？”

“我闹人的不吃，犯法的不做，白天下饭，晚上在家，我犯什么王法了？”

“你说三敬是‘拜菩萨’，大前天的事难道还要狡辩？那么多人都在场，铁证如山！”

大炮顿时哑了。很快，额头爆出豆大的汗珠，脸上的皮抽搐起来……

他百思不得其解：一句玩笑话，竟会要了自己的命？

那队长叫睷眼，一双眼珠藏进去老深，看起人来像是深洞里射出的箭。俗话这样的长相，十个就有九个阴险歹毒。

马大炮在大队被关了三天三夜，老虎换了皮。

老娘和马兰到大队探望，根本不让见。睷眼说：“现在知道求我，是不是晚了？回家去等吧。”

睷眼跟大炮说：“老老实实认罪吧，认了放你回家；顽抗到底，死路一条。”

大炮要回家，错话也确实说了，受不了折磨，只有认了。“我写不来字。”他说。

对方在写好的材料后面写上：“我是现行反革命。马大炮 × 年 × 月 × 日”

马大炮按对方的指点在自己名字上按下手模，鲜红如血。



儿子回到家，老娘泪水哗哗下，抚摸着心上的肉：“崽呀，你又没闯祸，里不是祸从天降吗？”

儿说：“您老人家不懂，只怪我说了一句错话，放下去没四两，提起来有千斤。”

娘说：“好像也不完全是这件事，听话听音，那队长对马兰说，‘现在求我是不是晚了’，莫非以前得罪他了？”

一句话拨醒了儿子。

儿子问媳妇，马兰细细说与自己的男人——

“还在没嫁到你家前，睷眼就对我打主意。我说，我已经有主了。他问，哪个？我说，不要你管。他又说，一家养女百家求，我也有爱你的权力。我爹非常讨厌他，只想干干脆脆打发掉，出句粗言，你死了心吧，一女不许二郎，她们两个都做夫妻啦！我睷一眼爹，怪他口直。”

“后来呢？”大炮问。

“还不死心。以为我是个很随便的女孩子，还没出嫁就失身了，就总想占便宜。我上山斫柴，斫着斫着，就看到那个鬼影子，吓得我空手跑下山。畝里做事，我坐到禾秆堆边歇，不晓得他从哪里钻出来，抱着我要亲，要扯我的裤子，我说我喊人，他吓得一松，我捏紧衣服跑了。”

“你不告诉我？”

“我不能告诉你，晓得你性躁。你要是听到别人动你的老婆，还不要剁了人？”



“好，以后你千万要留神。哪次再敢动手动脚，我就断了他的手脚！”大炮满脸杀气，好像面前就是睷眼。

不管怎么防，怎么躲，日子长了，马兰总不能吊在大炮的腰带上。

睷眼的心不死，净往好处想：也许是那老头骗我的一句敷衍话，他女儿肯定还是闺女；就算是真的，只要没结婚就不算是谁谁的，你既然可以占到一，我就也可占到二。女孩子，还不是谁占得多归谁。睷眼越想越有信心，深藏的眼珠子滴溜溜转，运动着计谋。

睷眼不种田了，天天住在大队，谋划着运动。也不知从哪里搞来的，身上总有些钱。有人怀疑他把抄家来的银铜锡具偷偷卖了，但谁都不敢明说，一说就要被整死。

一天傍晚，睷眼撞见马大炮扛着罍又下河扳鱼去了，料知要三四个小时才回。马兰在灶屋剁猪草。睷眼像魂样的不知从哪里闪了进来。朦胧的煤油灯下，睷眼一身黑，不近身不见人。当马兰发现时，睷眼已靠近。睷眼从内衣捞出一支光闪闪的簪子，压低声音：“送给你，真银，还有一颗绿宝石呢。你戴着肯定排场死了。”

马兰先是一惊，瞬间眼珠子一转，说：“不要在这说话，等下让我爹妈撞见不好。”

睷眼以为有了转机，真是“死人见钱眼也开”，遂拉着马兰的手：“走，到后面林子里去。”

马兰把灯放在窗台，黑夜中一点橘红格外明亮。

马兰被睷眼拉着往村后蹿，到了碾屋边，马兰说：“外面冷，就在这屋角吧，有什么快说。”





睽眼很炫耀很巴结地说：“只要跟我好，要什么有什么。”一双眼睛射出灼人的光刺，涎水流到了嘴边，捏着女孩的手，电流就在全身火燎：“里面去，里面去。”马兰被扯进了碾屋。

正在睽眼大开胸襟，幻想美肉艳福的滋味时，马大炮闯进来，像拎只瘦鸡样的把他后领连人提起，往屋柱上一摔，接着一脚！睽眼顿感那个挺起的东西仿佛一下断了，疼得钻心，直往肚子里缩……

睽眼不敢大叫，裤子都掉下去了，哪个看了不知道么回事吗？

马大炮把蜷曲一团的睽眼从碾屋拖出来，扯到村后的林子里，反绑在树上，说：“裤子是你自己脱的，上衣是你自己解的，就让你凉凉吧，好把火退掉。”

初冬的霜风在林子里嗖嗖鬼叫，没有人看见睽眼的皮肤是青是白，只有他心里刀刮似的感受。

半小时后，大炮拿把剥兽皮的刀子晃来晃去，问：“火退了没有？要不要把那火种绝了？”

睽眼舌头打哆嗦：“再不敢了，再不敢了，老子，放我一条生路！”

大炮收下睽眼的银簪，叫他写了一行字：“这是我送给马兰的银钻（簪）。”签了字，写上年月日。马兰看了后，大炮折进了腰包。

睽眼哪里知道，一进屋就自投罗网。大炮的眼睛永远都不会放过他的贼心，路边擦肩而过，他就把罾扛回了……窗台的小橘灯，是马兰曾经说过的“捉鬼”信号。

睽眼哑巴吃黄连，针都挑不出来。从此，真的不敢看马兰一眼。